

世界军事十年精粹

WORLD MILITARY AFFAIRS



谍影憧憧

《世界军事》杂志社编著

黄河出版社

《谍海波澜》系列

转眼间,《世界军事》已走过十年的历程。

《世界军事》的十年绚丽而辉煌,丰富而坚定。因为有千千万万的读者与我们风雨同行,相濡以沫,因为有杂志社的同仁精诚团结,不断追求上进。

军事是一个乐园,精心构筑这个乐园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广大读者的梦想。令我们自豪的是,十年来,我们尽可能地展现了军事世界的豪迈、雄壮与温情,让广大读者真正体会到了军事的独特魅力。

《世界军事》的读者大多是一些中学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时期,为此,送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我们颇感责任重大。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读者来信告诉我们,在他们人生的历程中,《世界军事》堪称他们的良师益友,直至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世界军事》依然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

事隔多年,很多读者依然记得《世界军事》上的许多精彩文章,为此,他们也不断地要求我们将这些优秀文章结集出版,以便长期留存。所以,在《世界军事》创刊十周年之际,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套“《世界军事》十年精粹”,以满足读者们真切的要求。

目 录

抚今忆昔话间谍	(1)
印度小姐的温柔陷阱	(4)
“红色间谍”佐尔格	(7)
“摩萨德”来的女人	(11)
追杀艾希曼	(15)
“道德”间谍	(20)
米格战机 007	(24)
“摩萨德”的秘密	(28)
间谍疑案	(31)
克格勃谍影	(35)
克格勃在侦讯	(45)
间谍时代	(48)
克格勃都是这样成长的	(52)
男扮女装的间谍	(54)
打入美国中央情报局	(57)
“卫兵”行动	
——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谍报活动	(61)
计算机时代的美国中情局	(66)
守口如瓶 30 年	
——法国人窃取氢弹秘密内幕	(69)
鼯鼠出洞	
——“北极熊”与“约翰牛”的间谍战	(73)
曼哈顿工程泄密之谜	(76)

猎取核机密

——苏联研制原子弹内幕 (79)

苏珊娜行动 (83)

谋杀黛安娜 (86)

山姆大叔的“铁手”

——美国盗取萨姆导弹秘密的故事 (89)

“加夫里洛夫”秘密热线 (93)

锁不住的绝密卷宗 (96)

垃圾里的特级机密 (98)

从凤凰到乌鸡

——摩萨德神话的破灭 (100)

满门间谍 (102)

● 苗 生

提起间谍，人们自然会想起詹姆斯·邦德，这个系列间谍影片“007”的男主角曾经风靡一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许多人想象中，间谍生活危险又浪漫，于是詹姆斯·邦德便成为所有间谍的化身，无论在影片中还是在现实中，他们都是那样出神入化、潇洒自如。

谁是间谍

然而如果真的认为现实中的间谍生活就是这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间谍往往既没有“007”那么富有诗意，也没有“007”那样犹如神助，每每总能化险为夷。尤其是如今的间谍，人们从外貌上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外表的平常与普通恰恰是这项职业对间谍们的基本要求。平时，间谍们过着平凡的生活，收入也不见得很高。这些人看上去与你我的朋友或邻居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平凡往往使人很难把他们与“间谍”这个词联系起来。实际上绝大多数间谍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有时为了一点少量的情报，他们可能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等待，而他们所获取的这个情报究竟有多少价值，他们本人也往往并不知晓。现代间谍早已不是作家们所塑造的詹姆斯·邦德，他们平时生活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以最不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进行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为“隐藏

在阴影中的人”。

这是一个外貌、打扮都极为普通的男子，但他却负有一项特殊使命。他此行的任务是到荷兰的一个城市，去获取一些极其机密的文件内容。事先他只知道这些文件存放在一个如同军事堡垒般森严的办公大楼的保险柜里，他必须首先与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人碰头，碰头地点戒备重重，那个人会交给他一些特殊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他不必进入那个办公室就能够获取他所需要的文件。

接受任务的这个间谍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与策划，他发现那个装有文件保险柜的办公室紧挨着一座无人使用的旧楼房，于是他决定从这里下手。当夜幕降临之后，这个间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旧楼并爬到与办公室相邻的那层楼中。在确认安全之后，他开始用一把特殊的钻子在办公室的外墙上钻孔，不一会儿，一个只有烟卷粗细的小孔被打通了。此人通过这个孔插入一根比烟卷略细的金属导线，这是一种名叫孔窥器的装置，它的导线不仅柔软可弯，而且可以通过后部的操纵纤维控制探头做像蛇一样的运动。在导线头部有一个如同铅笔头大小的探头，其中装有6个照相机镜头和两种类型的

双重望远镜，它可以进行远距离操纵，探头捕捉到目标后，能将画面传送到孔窥器的末端，那里连接着一架照相机，这样照相机就能拍下各种清晰的画面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装置的拍摄竟可以在不需要借助任何光源、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暗条件下进行，它具有一种可以将画面的光度增强3万倍的功能，因此即使是在夜间，它所拍到的画面仍然

抚今忆昔话间谍

是十分清晰的。

当然，这不过是当代间谍获取情报的小小一幕。

看不见的战线

间谍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它几乎与人类文明史同龄。已有 3000 多年历史的间谍行业，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行业之一。当然，早年间谍的工作方式和手段与现在有着巨大的差距，其获取情报的手段是相当古老和原始的，间谍们大都是单枪匹马，靠身临其境来获取情报。

现代大规模间谍网的诞生，始于本世纪 40 年代。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战的衍生物，在欧洲国家首先出现了庞大的间谍网，当时它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雷奥伯特·特伯的“红色乐队”就是其中的一个网。二战爆发前，特伯就已是一名在比利时和法国活动的苏联间谍了。在布鲁塞尔的阿特伯斯街的一幢普通房子里，他指挥着一个令对手生畏的间谍组织，其中有一部分成员甚至成功地深入到德国的首都柏林从事活动。“红色乐队”为苏联红军的作战提供了许多价值极高的重要情报。间谍们的作用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便有了“一个出色的间谍的作用绝对不亚于一个机械化师”的评价。莫斯科战役——那场决定民族命运的钢铁大角逐中，德军的 3000 辆坦克与苏军的 3000 辆坦克相对垒，最终苏军赢得了这场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惨烈和辉煌的大战的胜利，成为苏军在整个苏德战场上由守转攻的战略转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在战场上的德军收到柏林总部的命令之前，苏军指挥部就已获得了特伯窃取的德军的整个作战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特伯打败了德军 3000 辆坦克，所以特伯后来一直被后人视为间谍中的优秀代表。

另一个有非凡功绩的间谍叫理查得·佐尔格，他是德国人，也是一名苏联特

工。1933 年，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被派驻日本。1934 年他成功地加入纳粹党，在东京他秘密建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间谍网，成了德国驻东京大使的朋友和亲戚。正是通过这种绝对可靠的渠道，他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有关德军的绝密情报，甚至佐尔格能够在德国突袭苏联的计划付诸实施前的一个月，就将该计划通知了斯大林。但令人扼腕的是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他，因而使他所获得的极其宝贵的情报也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德军大举入侵苏联时，苏军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但是在几个月后与德国人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日本人终于发现了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佐尔格随即被送上绞刑架。在战后佐尔格成为苏联人心目中的英雄。

德国人在这一方面做得也毫不逊色。战后的德国几乎无人不知一个名叫格鲁巴的人。格鲁巴是二战期间德国在中东为德军猎取情报的间谍，他具有非凡的能力。1941 年，格鲁巴完成了他最后一个重要使命——说服当时的伊拉克总理拉西德·阿利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英国的叛变。由于英国当时十分依赖伊拉克的石油，于是忙从国内调集部队前往伊拉克平息叛变，从而大大牵制并削弱了英国在正面战场上的力量。此外，格鲁巴甚至还说服伊朗国王支持纳粹党，并允许 3000 名德国军事人员进驻伊朗。从地理上看，伊朗在中东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它是苏联和同盟国之间惟一的供给通道，这对交战的双方同样重要。为了防止伊朗国王彻底倒向德国阵营，1941 年英苏两国对伊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干预，拉查国王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南非，并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与此同时，同盟国也有来自伦敦的间谍在中东活动，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间谍组织名叫“情报活动中心局”，由一个名叫巴耶勒的上校指挥。现已耄耋之年的巴耶勒回忆说：“当时我们知道德军

盖世太保是如何招募德军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些既符合德军招募条件又能为我方服务的人员。这样我们就能够把一些看上去值得相信，但实际上是错误的信息被传送到德军反间谍机构的心脏和其他机构，从而造成他们的错误判断和行动。这是一个直接由艾森豪威尔下达构思的计划的一部分。”

在沦陷的法国和比利时，抵抗力量传递了数以千计的情报，这些情报为后来盟军在战场上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为了传送这些情报，抵抗力量依靠的是地下发报员，他们用空投来的简陋的大功率无线电设备，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今非昔比间谍战

尽管战争已经远去，但是昔日战争的副产品依然存在，这就是间谍网。也许有人认为，战争结束了，间谍战也就消失了，事实恰恰相反。今天的一些政治、军事大国的首脑们，似乎比任何人更渴望了解别的国家正在干什么，他们统辖着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间谍网，这些忙碌的间谍机构昼夜不停地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无所不用其极地搜集与获取别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不论是陆地、海上、海底，还是空中和大气层外的太空，都成为他们进行间谍战的战场。

进入六七十年代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想方设法获取对方的情报，收集情报的手段比战争年代也更加复杂和多样。1947年美国杜鲁门签署法令，组建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取代设在海外的情报机构，苏联紧随其后，成立了庞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这个组织控制着它所领导的设在各国的情报机关。东西方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与苏联的克格勃不仅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间谍机构，也是对立的两大军事阵营进行间谍

战的急先锋。

二次大战后的法国从伦敦情报中心和抵抗力量中分别演变出两个情报组织。一个隶属于法国国防部，全称为“海外情报总部”，简称“DGSE”。另一个情报网是反间谍机构，隶属于内务部、国家防卫及情报局，简称“DST”。

在英国，原有的情报网被改组为3个部门，分别是军事情报五处、军事情报六处和政府通信总部，简称“GC”部门。五处负责反间谍，六处负责收集情报，其网络触角遍及世界各地。“GC”部门是一个庞大的电子情报网，负责监听全球甚至包括大气层外空间的卫星、无线电波或者是电话传送的每条信息。

德国也同样建立了情报部门。在科隆的“BVF”负责国内反间谍工作，而“BVD”则负责在国外的间谍活动。BKA又称“刑事警察”，除了其职权范围之外，还协助部分间谍工作。在这方面他们拥有一批最先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型间谍设备。

加拿大也设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与反情报中心。在意大利，“Sismi”负责间谍工作，“Sisde”负责反间谍工作。

即使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间谍网络。以色列拥有世界著名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尽管该机构的间谍数量很少，但它的工作效率却是全世界最高的。正是由于摩萨德的出色工作，使以色列政府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成功粉碎了每一个针对它而策划的阴谋。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色列也发生过像1996年总理拉宾被刺身亡这样的严重疏漏。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间谍并不是能够刀枪不入、会七十二变的神侠，而是蛰伏在人们四周的“普通人”，即使在今天，如若无视间谍的存在而放松应有的警惕的话，也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

● 太 公 编译

印度小姐的温柔陷阱

施展红色烟雾，征服英国社会——一位印度小姐倾国倾城的温柔武器，使大英帝国手忙脚乱，洋相百出。为此，英国苏格兰警场、国内情报局 MI5、国外情报局 MI6 不得不联袂登台，收拾残局……此案堪称世界艳谍美女计中的又一大传奇。

彭美拉·巴迪丝——一个曾经像蝴蝶一般翩然起舞于英国政坛的印度小姐，如今正令英国社会经受着一场难与人言的羞愧和苦恼：已有数名现任内阁大臣、国会议员、财经界著名人士掉进她的温柔陷阱，而她却又极可能是一名受人操纵的美女间谍！

选美皇后 艳闻四播

彭美拉，今年 27 岁，印度出生，有西班牙人血统，1982 年曾当选为“印度小姐”，虽然在“环球小姐”选美赛中名落孙山，但她却凭借这个头衔在纽约周旋于卡塔尔的凯修吉亲王和其他富豪之间并陪伴他们出入社交场所及国外旅行。后来，她深感使用印度护照所受的歧视，于是便前往巴黎，认识了一向对女色不感兴趣的唱片制作人鲍德。鲍德被她所编造的坎坷身世感动而娶她为妻，但彭美拉连一夜的夫妻义务也未履行，即在办好法国护照后转往英国。

的确，彭美拉是一位明眸皓齿、气质高雅、善于言辞的美丽人。她刚到伦敦，就以时装模特儿身份，活跃于伦敦的社交界，频频出现于政治家或企业界、新闻界主持的酒会上。

由于她的美貌与雍容华贵气质，很快在伦敦社交界成为一个众目所归的女王明星。

1988 年 8 月，彭美拉结识了保守党议员大卫·萧，并成为萧的公设调查助理，专门为其搜集、研究资料。据说，她是由黛安娜王妃的好友贝宁汉议员推荐给萧的，为正式编制内的国

会职员，有出入国会及政府各机关的“特别通行证”。

此时，彭美拉身价更是大增，其交游也更上流。伦敦政界、财经界及传播界，有多位名人成为她的朋友。体育部长莫尼汉曾带她出席保守党冬季晚会，撒切尔夫人也曾与她交谈，并称赞她“很漂亮”。

然而，除漂亮外，彭美拉所以能成功地吸引一批名流豪客，使其伏之裙下，据知情者透露，是由于她做模特儿后经专家指点，在漂亮身材下更增了几分性感媚力，其一颦一笑都足以扰人心魄，使人神移。此外，彭美拉颇通性爱技术，“床艺”一流，可夺“奥斯卡”奖，这种女子任是哪个男人遇上都是谁见谁怜，惟恐失之交臂，因此，彭美拉能够成为伦敦社交圈十大活跃女人之一，便毫不奇怪了。

不过，牺牲色相也要讲求“艺术效果”。彭美拉的朋友说，彭美拉的高人之处便在于既肯牺牲又懂得怎样牺牲。彭美拉有个个人哲学，她说，在社交圈的女人若不懂“牺牲艺术”便只能沦为穷男人世界的女人。体育运动部长莫尼汉向她求婚而遭拒绝便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因为在彭美拉看来，莫尼汉 42352 英镑的年薪还不足以养活她，她不值得为这点钱财牺牲自己的大好青春。

印度玫瑰是双面夏娃

当彭美拉正与伦敦的王公新贵轻歌曼舞、传播界又在其旁为随之而来的风流绯闻添枝加叶的同时，惟有一家谍报机构能够不为这种红色烟雾所迷，依然坐怀不乱——这便是以色列国家情报局“摩萨德”。

“摩萨德”巴黎分局的情报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彭美拉经常以度假为名飞往巴黎，与利比亚国家政治保卫局海外情报部执行指挥官卡扎菲·阿迈德幽会，且数度搭乘利比亚政府专机进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其情甚为可疑。

阿迈德是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堂

弟，以前是利比亚驻英外交官。1984 年利比亚使馆人员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一名女警察，他与另 3 人被英国驱逐出境，后来被派驻巴黎，负责军火采购和搜集情报。而且，英国与利比亚现在已断绝邦交，两国处在敌对状态，在这敏感期间，彭美拉——一名英国国会保守党议员的调查助理的这种行径，在“摩萨德”眼中显然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同时，从彭美拉与利比亚情报单位的联系中，“摩萨德”人员进一步发现有苏联国家保安委员会（克格勃）的影子，因此他们断言在这件案子的背后，克格勃才是真正的牵线者。“摩萨德”将这些重要情报迅速通知了伦敦方面。

伦敦方面得到通报后大为吃惊。首相撒切尔夫人对英国警方和情报部门的无能愤怒万分，她下令对此案严加查办。

实际上，在“摩萨德”通报之前，对于彭美拉的问题，英国当局已经有所察觉。在过去的半年里，彭美拉至少在巴黎会晤阿迈德 6 次，法国情报人员 1989 年 1 月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英国外交部，但英国方面对此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彭美拉受聘担任议员助理并获发国会通行证前，保安部门曾对其背景调查 3 个月，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500 人染指风流

英国苏格兰警场、国内情报局 MI5、国外情报局 MI6 终于狼狈地走进了这件政治绯闻案。在当今世界，这三家英国保安部门的其中任何一家都名震遐迩，有着辉煌的战绩，而现在却联袂登台，实在是迫不得已。

彭美拉是国会调查助理，可以公开接触国防机密文件，而且交游广泛，跟她有肌肤之亲的社会名流不下 500 人，如果真如“摩萨德”所言，她是一个“双面夏娃”，那么，在她的温柔陷阱中，通过枕边“梦呓”，克格勃及利比亚可以得到用不完的情报。对此，苏格兰警场、MI5、

MI6当然不敢再掉以轻心。

抱着戴罪立功的心情，苏格兰警场、MI5、MI6对“彭美拉案”的调查果然进展迅速。他们查实到，彭美拉不仅与卡扎菲的堂弟阿迈德有来往，而且与中东、欧洲的军火商时有约会。

情报人员介绍说，彭美拉目前平均每周收入超过5000英镑，而她在国会兼职的周薪只有60镑，这样，她的收入来源有很大的问题，据怀疑可能和国际军火交易有关。据调查，彭美拉通过阿迈德的关系认识了多位军火商，包括牵涉伊——尼军火丑闻的沙特军火商加殊。她曾被加殊邀请到他的豪华游艇度周末。另外，印度教圣者真拉华米也曾用私人飞机载送她赴利比亚，会晤卡扎菲高级助理，进行军火交易。

随着调查的深入，环绕在彭美拉身上的粉雾越来越使情报人员吃惊：1988年11月布什当选总统后，她竟被邀请到伦敦美国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与此同时，她又与苏联外交官关系密切，曾与一名苏联使馆参赞一起参加酒会。在英国皇室，彭美拉也经常是座上客。1988年夏天，一向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的彭美拉突然跟安妮公主的丈夫菲腊上尉学习骑术，并到公主家中做客，认识她的人无不感到奇怪。

然而，情报人员不得不承认，尽管种种迹象使人疑窦丛生，但就目前所知，“彭美拉案”所涉及的纯粹是性爱交易，并未泄漏任何国会及政府机密。情报人员认为，现在事情的关键是国家安全问题，如果为彭美拉是否与500位名人有染而如此兴师动众，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何况，作为一个女人，彭美拉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武器”去争取一些她希望得到的东西，如果男人不检点，她又何辜？

的确，尽管彭美拉风姿照人、交游上流，但她自有着他人无法理解的苦衷：她1989年初曾接受过堕胎手术，而且——“我当然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但不能公开其身份，因我不想毁了他的前途。我很

痛苦，精神快要崩溃。”

倒阁危机是否重演

“彭美拉事件”使人想起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另一件性爱丑闻——“姬娜案”。25年前，当时的陆军大臣普罗福莫与苏联驻英使馆武官伊万诺夫共享一位名叫姬娜的情妇，致使国防机密外泄，麦克米伦首相的政府也因而倒阁。而现在，又一位红粉佳人彭美拉是否会使这一事件重演呢？

据说，工党正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深入调查。工党议员说，几十年来，保守党人一直把持不住心猿，实在是政府的一大耻辱。面对工党的攻势，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召开高层会议，检讨阁员和保守党议员的操守及道德标准。

然而，问题的焦点是，那位曾与彭美拉差点生下孩子的神秘阁员究竟是谁？

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共有21名男性阁员，其中已有多人接受了查询，但对于这种名誉交关的风流韵事，被调查的人都矢口否认，惟恐染指其中。财相劳森：“与我无关，我从未见过她。”能源大臣柏金逊：“我的答案很简单：从未见过这个女人。”教育大臣贝克：“我有时每周会见数百人，但从未见过她。”就业大臣福勒：“不认识她。”农业大臣麦格哥尔：“愚蠢，我对于彭美拉的事不感兴趣。”外相贺维也通过发言人说，一切与他无关。

但是，尽管阁员们此时都诉说清白，但调查人员却心中有数，他们已确知此人是谁，只是不便公开其身份。

总之，无论如何，“彭美拉风波”已经使英国政府狼狈不堪。一个人牵涉其中也好，500人也好，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印度小姐温柔陷阱的厉害。然而，真正令英国社会担忧的是，有多少人认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呢？大英帝国的男人们会改掉那种“偷腥”的毛病吗？谁能说得准呢？○

■ 俄罗斯《红星报》文章

● 包文贵 编译

「红色间谍」

佐尔格



在莫斯科市内距波列扎耶夫地铁车站入口不远处，矗立着一座不同寻常的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雕刻着一位英武的侦察员。他身披立领斗篷，坚定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仿佛刚刚从敌后秘密战场上归来。他就是前苏联功勋侦察员、曾震惊世界的“20世纪间谍巨星”里查德·佐尔格。

双重国籍的共产党员

佐尔格真名叫伊卡·里哈尔多维奇·宗捷尔，1895年生于巴库。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佐尔格3岁时随父母移居德国，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服兵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线和西线的战斗。1916年3月因伤退伍。这期间，佐尔格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1917年佐尔格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12月加入德国共产党，担任过党训班教员，党报编辑。1924年出席德共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联共（布）代表相识，同年底佐尔格被派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新闻处工作。翌年入苏联国籍并加入苏联

共产党。

佐尔格头脑冷静，观察力敏锐，文笔犀利，善于交际。更主要的是他信仰坚定，又具有德国血统，被苏联红军情报局长别列津看做是情报战线上不可多得的人才。别列津问佐尔格是否愿意转入秘密战线，在一个重要的迫切需要他的地方为苏联工作。为了党的事业，加之佐尔格生性喜欢冒险猎奇，他欣然同意。这次谈话后，佐尔格被调到红军总部4局，开始了他传奇性的11年间谍生涯。

上海初试身手

20年代末的中国，军阀混战，动乱不已。美、英、德、日等列强趁机在中国竞相发展势力。德国向蒋介石军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教官并出售武器；日本将满洲军队增至15000人，预谋侵占东北和整个中国；白俄军官谢苗诺夫逃到中国，招募了3000人的雇佣兵，图谋复辟；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驱逐苏联顾问；新生的中国红军在南方艰苦奋战。这一切形成了中国

政局的不稳定局面，构成了对苏联东部的潜在威胁。苏军总部急需关于中国政局和各国在中国活动的第一手情报。

1929年10月，总部决定派佐尔格去中国开展秘密情报工作，身份是《德国社会文摘报》特派记者。两个月后，佐尔格由马赛前往上海。在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佐尔格招募了五六个中国基干情报员，其中有共产党员。至1932年8月，佐尔格的情报网已发展到35人。

佐尔格的情报网分上海组、北京组、南京组、关东(东北)组，另在汉口、河南、广东的海丰、浙江杭州设有独立情报员。他的情报网核心成员是里姆(一家电器商店老板)和斯特隆斯基(商店的另一位股东)，电报员文加尔特(罐头商)和克劳森(德国摩托车商行职员)，还有任联络员的里姆和克劳森的妻子。佐尔格本人则在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中活动，并领导由他招募的德国人赫尔穆特和中共党员程某，2人分别担任信使和秘密联络点负责人。

佐尔格在上海期间获取的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军队中的德国顾问和教官、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以及他在各地建立的情报组。佐尔格相当完整地掌握了一些重大情况，如各大国渗入中国的程度；日本占领满洲的计划和行动；1932年中日上海之战；外国军事顾问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活动；中国国内各派军事、政治斗争；红军作战情况；中国军事工业和经济情况等。

1930—1932年间，佐尔格共收集到593份情报，其中235份直接上报给苏联红军总部。此外，他还通过信使向总部提供了大量文件材料和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专题报告。卓有成效的上海活动为佐尔格后来在日本的秘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入东京

1933年1月，佐尔格被召回苏联。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已构成

对苏联的严重威胁，红军情报部决定在日本建立秘密工作组织。鉴于佐尔格在上海的突出成绩和丰富经验，决定派他去日本，主要任务是查明：日本是否会在满洲边界进攻苏联，一旦入侵可能投入哪些部队；日德关系；日本对美英的对策；日本军人集团在制定外交政策上的作用；日本军备生产情况等。

佐尔格被任命为日本谍报网的总负责人。这个谍报网集中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中有间谍老手南斯拉夫人勃兰科·乌科利奇(已取得法国国籍，曾在法国收集过法军和罗马尼亚军队装备供应情报)，他的掩护身份是法国一家画报和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还有佐尔格在上海结识的日本记者、作家以及日本首相近卫的私人顾问尾崎德吉，德国无线电技师和摄影师布鲁诺·文特等。

1933年5月15日，佐尔格从莫斯科启程，绕道西欧和美国前往日本。途经柏林时，他通过官方渠道取得德国出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里查德·佐尔格博士”。佐尔格同德国的《法兰克福报》签订了记者合同，同时还取得了一家荷兰报纸、两家柏林报纸的记者委任证。1933年8月至美国，在日本驻美使馆作为友好国家的记者获得了大使馆写给日外交部的引荐信。这封信使日本警方和外交部新闻处对佐尔格的身份深信不疑。

按照总部的指示，佐尔格初到日本两年内不出情报，专打基础。佐尔格充分发挥了他的记者才华，先是埋头阅读了大量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书籍，了解日本社会，接着在报刊上发表了許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不久便跻身于名记者行列，并成为一名地道的日本通。

佐尔格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很会讨女人的喜欢。他施展善交际的才能，同德国大使馆的女秘书海斯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取得了使馆工作人员的好感。佐尔格还结识了一位名叫石井花子的日本姑娘(某餐馆服务员)，双双坠入情网。花子后来成为他的亲密助手、情

妇和妻子。

为了巩固在东京德国人圈子中的地位，佐尔格奉总部指示积极活动打入纳粹党。他竭力装扮成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在社交场合成段引用希特勒的名言警句，取得了纳粹党的信任，终于1934年加入纳粹党并成为当地法西斯组织的一名宣传指导员。

佐尔格一面周旋于新闻界和德国侨民中间，一面秘密招募情报员，完善组织。他建立了一个侦察小组，取名为“拉姆赛”，成员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全都是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这个小组后来发展到40人。

佐尔格在东京的情报活动中，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奥特中校发挥了重要作用。奥特1930年任名古屋日军某炮团德国见习军官，同时担任德国国防军驻日观察员，佐尔格有目的地和他结识，奥特则把佐尔格看做是消息灵通的朋友。他不懂日语，观察和报告日军培训情况，困难不少。佐尔格正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他曾帮助奥特起草一份“关于日军中的谍报机关和反苏情况”的报告，受到柏林上司的赏识。奥特因此而官运亨通，1934年被任命为德驻日武官，1936年擢升为少将。佐尔格从此成了奥特形影不离的私人助手，经常出席奥特的许多重要接见和宴会舞会，甚至成了奥特家中的自己人，奥特夫人成了他的靠山。佐尔格不仅向奥特提供一些消息，而且常常帮助他起草给柏林的重要报告，有时还帮助把报告译成密码。奥特则让佐尔格看柏林发来的训令和指示以及使馆来自各个渠道的文件。

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对佐尔格也相当信任，经常会见佐尔格，并在给柏林的报告中使用佐尔格提供的材料。

至1936年中期，佐尔格在日本的公开地位已相当巩固。他成为一家荷兰报纸、两家德国报和两家德国杂志的记者、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奥特武官甚至建议将佐尔格作为正式雇员列入大使馆编

制，当他的经济问题助理。佐尔格担心公开同柏林打交道会惹来麻烦，借口记者工作繁忙而推辞，但他同意担任德国驻东京新闻处副处长职务。

佐尔格的情报来自多种渠道。有的来自贫民区的普通工人、农民，有的来自军营、商店、酒店、沙龙、政府办公室，有的甚至来自妓女，其中德国大使馆是佐尔格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佐尔格摸透了奥特武官的规律，他总是在奥特向大使报告的前10分钟到场。每逢这时，毫无戒心的奥特照例把文件留下让佐尔格过目，使他有了许多拍照的机会。尤其是1936~1938年，德国使馆编制人员较少，对文件管理不严，佐尔格接连不断地将拍有重要德国文件原件的胶卷发回总部。

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情报

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佐尔格向苏共中央上报了806份电报情报，其中363份直接报给国防人民委员（当时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有关政府部门。这期间他还通过信使向总部上报了大量文件材料。

东京时期是佐尔格秘密情报事业最辉煌的时期，莫斯科总部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佐尔格的许多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其中有关于德日两国准备于1936年11月25日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的情况；关东军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满蒙边境军事挑衅的起因和性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军的展开和部署；希特勒德国1939年1月入侵波兰的准备情况；德军入侵法国及其主要战略突击内容；日本在中国扶植汪精卫傀儡政府情况等。尤其重要的是，佐尔格及时准确地上报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和日期。下面摘引几份电报：

“1941年4月17日。德军总参谋部已最后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战争持续时间预计很短。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1941年5月2日。希特勒决心开战并消灭苏联。希特勒将在5月份或结束同

英国的战争后定下最后决心。德军指挥部对红军的战斗力及苏联西部边境的防御体系估价甚低并预计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红军,甚至在同英国交战的条件下。”

“1941年5月30日。柏林通知驻日本大使奥特,同苏联的战争将于6月下半月开始,主要打击方向为左翼。德国人估计,红军靠前配置使德军有可能在最初的大规模交战中消灭红军。”

“1941年6月15日。反对苏联的战争将推迟到6月末。德国一线部队有90万人,预备兵员达100万。”

可惜佐尔格的这些报告并未引起苏联最高当局的足够重视,相反认为这是德国人阴险的花招和别有用心的挑衅。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会发动进攻。

佐尔格关于日本准备参战的情报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1941年2月14日,佐尔格上报了一份日本军方给政府的报告,报告中通报了日本在满洲、朝鲜及本土上的全部作战实力和部署,详细列出了日军部队各军、师指挥员的名单。2~5月份上报了日本航空工业和坦克制造业的生产能力。9月上报了日本石油战略储备情况。他还向总部报告:

“一旦爆发战争,日方需要6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进攻苏联远东。”“如果红军将德国人阻止在莫斯科城下,日本将不进攻苏联。”“苏联远东可确保不会受到日本进攻的威胁。”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苏联最高当局才意识到佐尔格的情报的价值,这期间佐尔格关于日本动向的报告,使苏联放心地将远东兵力大批调往苏德前线遏止了德军的进攻,避免了两面作战,从而挽救了苏联。

巨星陨落

秘密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一帆风顺,使佐尔格和他的“拉姆赛”小组渐渐放松了警惕。实际上,日本的特高课早就开始怀疑佐尔格,只是因为没掌握实据,再加上佐尔格的地位和德国大使馆的关

系,使日本反间谍部门无法深入调查。

时间一久,难免露出破绽。佐尔格忽视了收集秘密组织可能遭致破坏的征候,秘密组织的通信工作也疏忽大意,电报员克劳森没有按规定及时变换工作地点。按规定通常每周开机工作1~2次,每次不超过1小时,但电报员常常不遵守这一制度。过长的开机时间,使日本警方无线电部门得以从容组织截听。6年间,日本反间谍部门先后截获秘密组织拍发的电报40~50份。另外,一些偶然的疏忽,使特高课穷追不舍,扩大追查。如电报员克劳森的日本人曾向邻居说过,他的主人有个奇怪的习惯,总喜欢深夜半夜摆弄收音机。佐尔格的情人花子曾受到日本反间谍部门的注意,日警曾动员她协助监视佐尔格,但花子拒绝了。不过警方有一次从花子家中搜到一只打火机,经检查是一只微型照相机,幸好里面没有胶卷。那是花子偶然从佐尔格办公室拿回来的。

后来一名了解“拉姆赛”小组情况的日本共产党外围人员被捕招供,导致了秘密组织的暴露。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成员相继被捕。经过长期审讯调查,1943年9月23日佐尔格和尾崎藤吉因间谍罪被判判处死刑。小组其他成员也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数年徒刑。就义前,佐尔格面不改色,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

日本投降后,佐尔格的日本妻子石井花子历尽周折,在巢鸭监狱墓坑中找到了佐尔格的遗骨并移葬多摩公墓。朋友和获释的战友们为佐尔格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墓前立了块石碑。石碑上刻着:

“安息吧,英雄。

为了反对战争,

为了世界和平,

他献出了生命。

1895年生于巴库。1941年被捕。

1944年10月7日被害。”

佐尔格被处死后,苏联政府沉默了20年,直至1964年,才公开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

■《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章

●柯路译

“摩萨德”来的女人

一位美貌女郎翩翩来到一个单身男人身旁，她腼腆、文静、楚楚动人，谁都料想不到她竟然来自以色列最优秀的谍报机关“摩萨德”。任务出色地完成了，她轰动世界，而她本人却神秘地消失了。

谁是“辛蒂”

尽管金属的百叶窗依然将窗户罩得严严实实，但地处以色列海滨胜地内坦亚郊外的这所房子实际上已经荒弃了。这座有着漂亮凉台的小平房表面上看来还整整齐齐，但到处可见被遗弃的痕迹，花园中也已杂草丛生，与周围优雅宁静的居民区格格不入。

邻居们毫不掩饰对来提问者的怀疑，他们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突然对这所普通平房的主人大感兴趣，他们说，欧弗·本托夫和他的妻子切瑞尔走了，但问到“上哪去了”，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代替回答，显然，他们认为此事根本不值得他们去加以关心。

这对夫妇是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消失的。那一天，《内幕》杂志的两位记者造访了这所极为平常的房子，他们对女主人切瑞尔·本托夫说，他们断定她就是帮助绑架前核技术人员莫德才·法努努的“辛蒂”——法努努是在向《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了以色列秘密制造核武器项目的详情后被绑架的。

这一断定立刻被否认了。

但几小时后，切瑞尔和她的丈夫——一位前军事情报部的少校，就不知去向了。这次突然离开的原因现在已再清楚没有了；切瑞尔·本托夫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秘密谍报机构“摩萨德”的间谍，正是将法努努诱出英国并逮回以色列审判的那个主要角色“辛蒂”。

美人计

与以往的行动一样，“摩萨德”捉拿叛逃的法努努的计划是诱捕。这样一个任务的主角当然应由一个年轻而

又美貌的女性来充当，而切瑞尔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照片所示，她的容貌和身材恰到好处，每一点都充满魅力而又丝毫不显妖艳，对吸引像法努努这样的男性，她无疑是最好的香饵。

切瑞尔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她在那里足足长到17岁，学会了美国少女所应具有的一切习性与作派。因此，要对一个单身的核技术人员隐瞒她在以色列的生活这并不困难，况且，这位出逃的核技术人员也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开始了解他带到英国的这段故事的重要性的。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一个来自“摩萨德”的女人出现在他身边。

法努努永远无法想像，像切瑞尔这样漂亮、看上去极为单纯的女性，会出自以色列最高级的谍报机关。的确，与法努努不同，切瑞尔是彻底投身以色列的事业的。当她还是一个少女，居住在佛罗里达的傲兰多地区时，她就已积极卷入了犹太政治。在她开始学习犹太语时，便不再有固定的男朋友。这一牺牲显然表明了这个女孩对于信仰的坚定和对今后考虑的长远。据信，到了16岁时，她的学习中便包括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主持的为期7周的“领导”课题。

大约就在这期间，切瑞尔的父母斯坦利和若切尔·汉宁要求离婚。他们恶语相伤，整个家庭吵得乌烟瘴气。毫不奇怪，为了寻求安宁，切瑞尔投向了她的教师多佛·肯托夫。肯托夫鼓励她好好学习，并抓紧时间向她灌输犹太思想。后来，当到以色列深造的机会来临时，切瑞尔丝毫没有犹豫。

这次为期3个月的深造是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的，主要课程是学犹太史和希伯来语。这是切瑞尔第一次回到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很显然，这次故乡之行更加增进了作为犹太人的切瑞尔的民族意识，对这个初次谋面的祖国，她充满了好感，很可能就在这一次她更加坚定了为以色列献身的决心。课程结束，切瑞尔回到美国，高中一毕业，她几

乎立刻就返回以色列，参加了一个纳豪尔（青年战斗先锋）组织。

纳豪尔是一支军事精锐部队，其成员只挑选最富于高度主动性的新兵，作用是保护和建立新的居民点。据信，就在这段时期，切瑞尔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军事情报部的少校欧弗·本托夫。

1985年3月，25岁的切瑞尔完成了她的婚礼，结束了她的少女生活，但随着婚礼的完成，她也作为一个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被以色列接纳了。自此，她开始接受一些足以令她自豪和光荣的国家使命，而诱捕法努努便是其中之一件。

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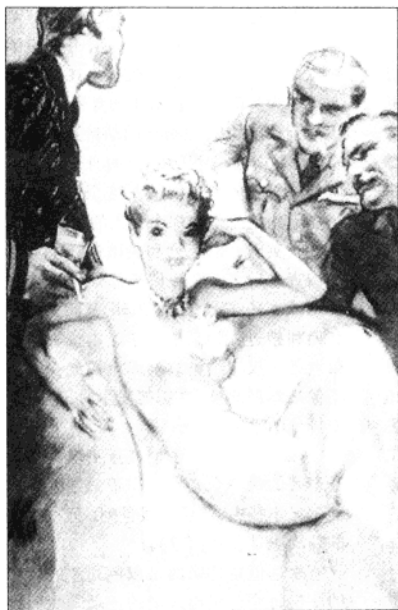
切瑞尔为法努努设下的陷阱并不像“摩萨德”最初估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位过去的核技术人员与通常的罪犯和叛徒完全不是一码事。

同切瑞尔一样，他是8岁时从摩洛哥移民到以色列的。他服役时是个工兵，尔后在耐杰佛沙漠的核武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与切瑞尔全心全意投身以色列事业不同，法努努对以色列的疑问在逐渐增加。他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并继而相信他在狄莫纳（以色列核工厂）进行的秘密工作是不道德的。因此，他几乎没有考虑后果便决定将真相披露出去，似乎有一种凛然的正义感在驱使他，使他不得不这样做。

待到法努努抵达伦敦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透露出相当天真的气息。他对自己的做法充满自信，相信他的披露会帮助人类避免一场灾难。不过，他有时也感到孤独和脆弱。遇见他的女人们不久即能知道他对女性伴侣几乎有着不顾一切的需要。

由于一直不完全了解他的文章发表前必须经过严格核实，他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迟迟不登他的披露感到特别不安。这种推延既增加了他揭发带来的恐



美貌女郎——间谍传奇“大莱”中的主要配料
惧，也促使他不顾有关他安全的警告。

1986年9月23日，星期二，即将披露秘密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征得法努努的同意，将此事告知以色列大使馆，以观其反应。从表面看来，得知这一消息的以色列大使馆似乎毫无所动，似乎根本没有当做一回事情，但事实上就是第二天，切瑞尔·本托夫已受命投入行动。

“摩萨德”的行动远比人们意料的要迅速，这一条一直是他们成功的诀窍。对像法努努这样人物的出走，他们当然更不含糊。他们决不容许伤害以色列国家利益的背叛，这种威胁——即使很小——他们必须随时予以制止。所以，当切瑞尔接到行动命令时，她早已在伦敦恭候：前一个星期六，她已进入位于维多利亚街区的埃刻莱斯顿饭店的209房间。

对以色列人来说，发现法努努的住处不是难事。现在可以确认，关于核技术的争辩进行之时，他们的间谍混进了摄影记者之中，并在法努努与《内幕》杂志

会谈时跟踪了他。

切瑞尔首次接近法努努是在9月24日，星期三，法努努后来说，他当时正漫步在累切斯特广场，一位看上去十分孤独的女人似乎正在观察他，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最后，他平生第一次鼓起勇气接近了这位对他完全陌生但又充满诱惑力的女人。

显然她显得有点害羞，但他们仍开始闲谈起来，谈话进行了约喝一杯咖啡的工夫。她说，她叫辛蒂·汉宁，是从佛罗里达来受培训的美容师。她以地地道道的摩萨德方式采用了一个真人的名字做伪装——辛蒂·汉宁是她兄弟的22岁的女朋友。当时，切瑞尔肯定使得自己看上去比她26岁的年纪更年轻，看来她做得很成功：法努努中计了。能认识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女郎，法努努全身都洋溢着一种男人的喜悦和自豪，他一点也没有怀疑这一艳遇对他这种年纪的男人是否有点太不真实了。

他们天天见面，在这一过程中，切瑞尔表现得十分逼真，完全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而法努努也的确体验到了来自她的爱情。不过，切瑞尔同时也顺利地实施着她的计划，巧妙地利用法努努的急躁和他的文章迟迟未见发表的挫折来破坏他的自信。

接着，她的运气来了。最初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法努努之间进行接触的是一个叫奥斯卡·贵里洛的哥伦比亚记者。贵里洛出于他自己才清楚的理由，决定也将这篇文章送到《星期日镜报》去。

《星期日镜报》登了这篇稿子，但同时也揭露这个哥伦比亚人有过犯罪记录，留下了整个故事似乎不太真实的感觉。但依照切瑞尔的观点，真正有影响的是《星期日镜报》发表了一张法努努的照片。

“在这个国家你到处都会被认出来。你到国外某个地方去会更好些。”切瑞尔对法努努这样说。她还补充道，看来《星期日泰晤士报》不像马上要发表你的